

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

——基于粤省286家合作社样本的实证研究

王佳¹, 万俊毅¹, 曾丽军²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510642;
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 广东广州510665)



摘要 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 合作社能否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质量及应对环境的动态能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 以粤省286家合作社为研究样本, 探究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都能显著提升合作社竞争优势, 但相较于亲缘关系嵌入, 业缘关系嵌入的提升效应更强; 不同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发挥异质性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 亲缘关系嵌入通过提升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合作社竞争优势, 而业缘关系嵌入则通过提高获取能力和学习能力来增进竞争优势; 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效应均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 中介效应在环境动态性水平低时更为显著。因此, 合作社应在外部环境较稳定时积极培育内外部关系网络, 依据关系嵌入情境相机构建动态能力,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合作社; 关系嵌入; 动态能力; 竞争优势; 环境动态性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3)02-0090-12

DOI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3.02.009

农民合作社(简称“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者自愿组建的经营组织, 其高质量发展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十几年来, 合作社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 截至2022年8月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合作社数量达到222.5万家, 比2007年底的2.6万家约增加了84.6倍^①。然而, 在经过“井喷式”数量增长后, 我国合作社并未同步实现规范化运行和高质量发展^[1]。空壳虚假合作社大量存在^[2], 其占比曾经一度超过1/3, 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5^[3]。合作社对社员农户的增收带动作用不强, 全国仅有33.3%左右的合作社具有带动成员作用, 约有33.3%的合作社基本没有带动作用或趋于倒闭状态^[4]。此外, 现实中相同县域甚至镇域经营同类农产品的合作社还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5]。合作社发展分化甚或异化的根源很可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6], 尤其是缺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

在竞争激烈且变化莫测的外部市场中, 动态能力是企业积极响应、适应变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7]。相比于一般企业, 合作社的脆弱性使得其在动态环境中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 需提升动态能力来增强竞争优势以获得持续发展^[8]。合作社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姻缘和业缘基础上的“嵌入型”组织, 其深嵌的内外部关系网络对经济决策和行为具有深刻作用^[9-10], 很可能会影响合作社动态能力的塑造和竞争优势的获取。学界已关注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11], 从动态能力视角考察资源获取能力在关系资本与合作社绩效间的中介作用^[12], 并从亲缘与业缘网络视角探究农民创业企业的成长机理^[13], 但少有研究深入探讨不同关系嵌入如何作用于各类动态能力进而影响合作社竞争优

收稿日期: 2022-0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色农业赋能增收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1&ZD09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农民合作社动态能力构建与提升机制研究”(2021A1515011444)。

① 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cggs/202210/t20221008_6412691.htm。

势。此外,在不同环境动态性水平下,动态能力如何影响合作社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亦尚未明晰。

鉴于此,本文立足中国乡村社会 and 合作社特性,基于嵌入性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中国情境下“关系嵌入—动态能力—合作社竞争优势”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广东省286家合作社调研数据,探究关系嵌入、动态能力、环境动态性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的作用关系。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影响的异质性

嵌入性理论始于Polanyi的研究,后经社会学家Granovetter的发展,逐渐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与一定的关系网络相适应^[10]。关系嵌入关注的是社会网络主体间直接的联结关系,是主体间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的重要表征,对主体行为及其绩效具有重要影响^[14]。不同关系群体在交往形式和互动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其所形成的关系嵌入很可能对主体行为和绩效产生异质性影响。在我国农村地区,村民活动范围相对集中,村民之间大多具有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亲缘意含血缘、姻缘^[15],并随时间、空间不断延展与变化。伴随社会活动的丰富与社交联系的加深,村民与朋友、邻居间的私交关系不断突破亲缘限制,缔结了具有“拟亲缘化”“类亲属化”的亲密关系^[16]。在合作社创立期,创始人往往基于亲缘、拟亲缘所具有的“情感资源”和特殊信任选择亲属、好友作为社员,在合作社内部构建以亲缘和拟亲缘为主的熟人关系网络^[17]。随着合作社不断成长,业务规模和人员需求逐渐增加,而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虹吸效应使得合作社愈发难以依靠亲缘和拟亲缘关系来扩大业务和社员规模,合作社需要积极与外部市场主体建立业务联系来拓展业缘关系网络以满足发展需求。因此,本文依据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将合作社关系嵌入分为亲缘关系嵌入和业缘关系嵌入。亲缘关系嵌入是指合作社与社员间以亲缘为主构建的私人亲密关系。业缘关系嵌入是指合作社基于商业交易和业务合作,与农资供应商、企业、其他合作社、科研机构、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的关系^[11]。

关系嵌入是影响合作社成长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18]。从亲缘关系嵌入看,合作社使用沟通、信任、互惠等手段与社员间形成良好牢固的亲缘关系,这既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性^[5],加快资源、信息交换质量,约束社员机会主义行为^[19],保证合作社获得数量稳定和质量可靠的农产品,又能增进合作信心,减少交易成本,形成一定的市场竞争力^[20]。从业缘关系嵌入看,合作社与外部相关业务主体进行多渠道交流互动,积极培育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不仅有助于获取资源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来促进合作社快速成长^[21],还可以减少交易双方的矛盾,保障交易的稳定性,实现合作共赢^[22]。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业缘关系嵌入,亲缘关系嵌入更倚重“情”来维系,具有增强社员认同感和内部凝聚力的明显优势,但囿于社员农户的经营能力不强,以及亲缘关系具有宗法性和封闭性缺陷,容易出现关系权威代替理性权威、决策不够科学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亲缘关系嵌入的积极作用。因此,业缘关系嵌入比亲缘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₁: 相比亲缘关系嵌入,业缘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的作用更强。

2. 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

(1) 合作社动态能力的维度。动态能力理论起源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强调要加强组织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的能力^[7],以此保持和增强组织竞争优势^[23]。动态能力具有多维性,可基于不同视角予以解构。从整合视角看,动态能力可划分为重构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24],或感知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及协调能力^[25]。从过程视角审视,动态能力可划分为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26]。总体上,学者普遍将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视为动态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这在合作社领域同样适用。首先,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能够降低合作社资源利用成本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促进合作社成长^[27]。其次,合作社需要不断提升学习能力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8],例如:对内鼓励社员知识共享、组织培训和学习活动,对外与利益相

关主体相互交流以及商讨解决难题。再次,改进或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等创新能力是合作社保持竞争优势的不竭动力^[13]。此外,由资源基础理论可知,我国合作社需要强化资源获取能力以弥补自身资源禀赋不足的弱势,实现可持续经营。显然,资源获取能力是合作社生存发展的基础^[28],很可能是合作社动态能力的重要维度之一。鉴于此,本文将合作社动态能力划分四个维度: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与获取能力。

(2)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组织的经济行为嵌入在与其他主体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9],且关系网络是组织培育动态能力的重要载体,有助于组织在动荡环境中构建和强化竞争优势^[29]。从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所起的作用看,首先,亲缘关系嵌入是合作社提升获取能力的重要前提。合作社与社员间的亲密关系、频繁沟通及信任,有助于合作社获取发展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28],从而为合作社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奠定基础。其次,合作社整合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构建和强化亲缘关系网络。合作社内部的亲缘关系有助于形成高质量的信任和交易成本较低的组织动员机制,能够有效弱化社员“合而不作”的动机^[30],增强社员的参与感与集体归属感,有助于推进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化、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及资本的集约化,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31],为合作社持续经营提供动力。再次,亲缘关系嵌入有利于提升合作社学习能力进而获取竞争优势。高质量的亲缘关系可助力合作社在内部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不仅能促使合作社管理者加强对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这类人力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还能激励社员通过“干中学”提升生产技能和生产效率^[32],增强合作社市场竞争力。此外,亲缘网络是合作社增强创新能力以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乡村熟人社会有利于模仿与创新^[33]。亲缘关系嵌入所形成的信任、亲密、互惠的稳定关系,能够降低交易双方认知的差异性,减少社员对创新活动方面的分歧,提高社员对新知识、新品种和绿色防控、清洁生产等新兴农业技术的接受程度,促进知识和技术的转化、扩散和利用^[34],提升组织创新能力水平,进而提高合作社竞争优势。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₂: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获取能力(H_{2a})、整合能力(H_{2b})、学习能力(H_{2c})、创新能力(H_{2d})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从动态能力在业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发挥的作用看,其一,业缘关系嵌入是合作社提升获取能力、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为解决扩大再生产中资源要素投入不足问题,合作社广泛借助经济利益联结、产学研结合、政策扶持等多种路径向农资供应商、收购商、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汲取多样化的资源与服务^[30],藉此拓宽资源边界,缓解资源约束^[35]。同时,合作社还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来强化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空间,提升市场竞争力;其二,与外部主体通过频繁且紧密的互动合作形成的业缘关系,有助于合作社通过业务拓展和产业链延伸来有效对接市场,提升资源整合能力^[36],增强市场竞争力;其三,高质量的业缘关系能够增强合作社学习能力和竞争优势。合作社与外部主体通过合作与联盟等形式构建紧密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增强双方共享知识的意愿,有利于合作社收获更多的学习机会,提升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37],实现农产品生产提质节本增效。另外,业缘关系嵌入形成紧密的合作、互信关系,有利于合作社获得先机引入先进适用的知识、技术、品种、装备等生产要素,提高合作社新品种与新技术的采用率,提升创新能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销售,增强市场竞争力^[38]。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₃:动态能力在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获取能力(H_{3a})、整合能力(H_{3b})、学习能力(H_{3c})、创新能力(H_{3d})在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是指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波动性及其不可预测的程度,是影响动态能力的关键情境因素^[39]。合作社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影响^[40],其动态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可能会因外部环境动态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具体来说,在环境动态性水平较高时,消费者需求变化多样、市场波动幅度较大、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给合作社经营管理带来极大挑战。此时合作社通过关系嵌入获

取与整合资源难度加大,不易顾及组织的学习和创新活动,较难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而在稳定的市场环境,市场波动较为平稳,合作社更易与内部社员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及时获取和整合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资源,更有可能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此时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41]。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₄: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

H_{4a}: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即环境动态性越低,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H_{4b}:动态能力在业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即环境动态性越低,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综上,本文构建探究我国合作社“关系嵌入—动态能力—竞争优势”逻辑关联的概念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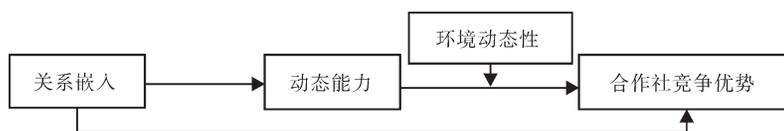


图1 概念模型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及变量测度

1. 模型构建

由于关系嵌入、动态能力等变量包含多个指标且难以直接测量,而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同时处理一个模型中潜变量、观测变量和误差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2021年7—12月对广东4个县(市)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这4个县(市)分别为连州市、高州市、罗定市和大埔县,是广东省首批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区域。这4个试点区域分布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登记注册的合作社数量多且质量参差不齐,可以较好地代表广东省合作社总体发展情况。本文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每个样本县(市)随机抽取12~20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抽取5~9家合作社。合作社问卷由课题组统一培训的5名研究生及2名本科生对合作社理事长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填写,内容包括理事长基本情况、合作社基本情况、关系嵌入、动态能力及竞争优势等题项。本次调查共获取314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86份,问卷有效率为91.1%。样本合作社特征见表1。

在286家样本合作社中,30.4%的合作社成立年限介于2~5年,成立年限在11年以上的合作社数量占比为7.3%,表明合作社发展时间并不长,这与近年来合作社数量在政策推进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和总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事实相吻合,表明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注册资金在100万以上的合作社占比为36.7%,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社注册资金高于200万,说明样本合作社的经营实力参差不齐。从事粮棉油及其他一般经济作物、水果、蔬菜、畜禽的合作社数量占比分别为26.9%、50.7%、9.4%、11.5%,合作社经营品类分布相对合理,这确保了研究结论有较大的推广价值;62.2%的合作社获得了不同级别的示范社称号,非示范社的数量占比为37.8%,说明样本合作社规范化程度及质量存在一定差异。

3. 变量测度

本文的测量题项均借鉴成熟量表,结合合作社特性对量表适当修改调整。所有量表都采用Likert五级计分法予以测量,“完全不同意”计为1分,“完全同意”计为5分,被试者根据实际情况及问卷内容进行评价。

表1 样本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合作社特征	选项	频数	占比/%	合作社特征	选项	频数	占比/%
成立年限	≤2	60	21	经营 品类	粮棉油及其它一般经济作物	77	26.9
	2~5	87	30.4		水果	145	50.7
	5~8	71	24.8		蔬菜	27	9.4
	8~11	47	16.4		畜禽	33	11.5
	>11	21	7.3		其他	4	1.4
注册资金/万	≤100	181	63.3	示范 级别	非示范社	108	37.8
	100~200	48	16.8		县级	65	22.7
	200~300	17	5.9		市级	65	22.7
	300~400	4	1.4		省级	35	12.2
	>400	36	12.6		国家级	13	4.5

(1)关系嵌入。在亲缘关系嵌入方面,借鉴刘克春的研究^[42],结合合作社经营特性,本文从合作社与社员的沟通频率、亲密程度、熟悉程度、合作年限和信任程度等方面设置5个题项予以测度。例如,“合作社经常主动与社员分享生产、经营信息”。在业缘关系嵌入方面,参考解学梅等的量表^[43],从合作社与业缘网络中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频率、熟悉程度及关系持续时间方面设置3个题项进行测量。例如,“合作社与生产资料供应商、其他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商或收购商、合作社联合社或协会、政府机构等主体的互动频率很高”。

(2)动态能力。在获取能力方面,借鉴李旭等的研究^[13],重点考察合作社在务工人员、管理人员、土地和资金等运营资源方面的获取情况,包含4个题项。例如“合作社比较容易获得运营资金”。在整合能力方面,参考朱秀梅^[44]、彭伟等^[45]的研究,聚焦合作社整合资源的过程和成效,设计4个题项。如“合作社能够有效整合现有的人、财、物进行生产,提升经营效率”。在学习能力方面,参考马鸿佳等^[46]的研究,从学习计划制定、学习小组建立、生产技术培训、外部学习方式、解决问题方式等方面设计5个题项予以测度。如,“合作社经常制定知识学习计划”。在创新能力方面,参考Monferrer等^[47]、Rodrigo等^[48]的研究,关注合作社在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营销方式、社员对合作社生产过程贡献等方面的创新情况,共4个测项。如,“合作社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改进或引进新的农产品品种”。

(3)竞争优势。参考温超等的研究^[49],采用4个测项从市场反应速度、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顾客满意度等方面衡量合作社竞争优势。如,“合作社的市场反应速度很快”。

(4)环境动态性。借鉴赵晓煜等的研究^[50],从顾客需求变化、市场波动、行业竞争程度3个方面度量环境动态性。如,“合作社所在行业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5)控制变量。组织特征及政府支持是影响合作社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合作社成立年限、组织规模和政府财政支持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所设计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从信度检验结果看,删除题项LA5、IA4、CA1后所对应潜变量的Cronbach's α 值均有提升且高于0.7,因而剔除这三个题项以增强量表信度。删除题项后,各变量Cronbach's α 值都介于0.777~0.950之间,表明量表可靠性较好。各变量的组合信度值(CR)均大于0.7,表明问卷组合信度良好。从效度检验结果看,所有变量的KMO值大于或接近0.7,且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值大于0.5,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AVE)高于0.5,并且所有变量的AVE平方根大于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2 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标准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KMO
亲缘关系嵌入 (KE)	KE1	0.796	0.947	0.946	0.779	0.874
	KE2	0.985				
	KE3	0.982				
	KE4	0.822				
	KE5	0.807				
业缘关系嵌入 (IRE)	IRE1	0.910	0.950	0.951	0.867	0.770
	IRE2	0.952				
	IRE3	0.931				
获取能力(AC)	AC1	0.692	0.817	0.818	0.530	0.770
	AC2	0.782				
	AC3	0.699				
	AC4	0.735				
整合能力(IC)	IC1	0.714	0.851	0.853	0.592	0.751
	IC2	0.809				
	IC3	0.819				
	IC4	0.731				
学习能力(LA)	LA1	0.779	0.869	0.870	0.627	0.816
	LA2	0.823				
	LA3	0.762				
	LA4	0.802				
创新能力(IA)	IA1	0.782	0.815	0.817	0.599	0.712
	IA2	0.828				
	IA3	0.706				
竞争优势(CA)	CA2	0.925	0.926	0.928	0.810	0.758
	CA3	0.857				
环境动态性(ED)	CA4	0.917	0.777	0.780	0.542	0.694
	ED1	0.694				
	ED2	0.791				
	ED3	0.720				

表3 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KE	IRE	AC	IC	LA	IA	CA	ED
KE	0.883							
IRE	0.366***	0.931						
AC	0.344***	0.311***	0.728					
IC	0.256***	0.384***	0.362***	0.769				
LA	0.407***	0.374***	0.403***	0.469***	0.792			
IA	0.259***	0.363***	0.343***	0.524***	0.619***	0.774		
CA	0.398***	0.457***	0.342***	0.388***	0.425***	0.403***	0.900	
ED	0.204***	0.044	0.121	0.174**	0.170**	0.197**	0.237***	0.736
均值	4.05	3.55	3.08	3.41	3.46	3.29	3.86	3.58
标准差	0.756	0.983	0.744	0.727	0.802	0.854	0.794	0.684

注:对角线上数值为AVE的平方根;*,**、***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2.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评价

本文应用Amos26.0软件,分别构建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的直接作用模型(Model1),以及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业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的中介模型

(Model2、Model3)。三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估计值均符合适配度检验标准(表4),模型拟合度较好,表明各假设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契合。

表4 各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模型	绝对适配指数		增值适配指数			简约适配指数	
	χ^2/df	RMSEA	IFI	TLI	CFI	PNFI	PCFI
Model1	2.611	0.075	0.981	0.974	0.980	0.722	0.731
Model2	2.451	0.071	0.930	0.919	0.929	0.775	0.812
Model3	2.625	0.076	0.922	0.909	0.922	0.755	0.790
临界值	<3	<0.08	>0.9	>0.9	>0.9	>0.5	>0.5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如表5所示,亲缘关系嵌入和业缘关系嵌入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亲缘关系嵌入和业缘关系嵌入均对合作社竞争优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比较二者的估计系数发现,业缘关系嵌入估计系数(0.360)大于亲缘关系嵌入估计系数(0.268)。这表明,相较于亲缘关系嵌入,业缘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说H₁得到验证。相较于亲缘关系嵌入,合作社业缘关系嵌入更容易获取组织长期发展所需的异质性资源与机会,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增强竞争优势。正如连州市龙坪镇KW合作社理事长在受访中强调,“我是拉拢亲戚朋友和周边农户成立的合作社,社员之间非常熟悉、沟通频繁,相互信任。在合作社发展初期,依靠这种熟人关系维持运营,竞争力较弱。后来规模大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仅凭大家提供的资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需要与收购商、企业、政府搞好关系,才可以开拓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支持。如今合作社种植面积1500亩,有连州菜心、紫心蕃薯、水晶梨、茄瓜等品种,品质好,年产高达10000吨,销售额2000多万元,在当地竞争力很强”。

表5 Model1 标准化系数估计结果

路径	标准化回归系数	t值	P值
亲缘关系嵌入→竞争优势	0.268***	4.519	0.000
业缘关系嵌入→竞争优势	0.360***	6.010	0.000

(2)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的中介效应分析。本文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从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关系看(表6),R₂和R₄两条路径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分别在亲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亲缘关系嵌入通过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作用于合作社竞争优势,支持H_{2a}和H_{2d}假说。合作社通过高质量的亲缘关系嵌入获得的资源多为同质性资源,便于整合以提升整合能力进而应对市场竞争、满足顾客需求。同时合作社内部的亲缘群体齐心抗风险意识强,有利于合作社开展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创新活动,能够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竞争优势。R₁和R₃两条路径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均包括0,说明获取与学习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假说H_{2a}和H_{2c}未得到验证,假说H₂得到部分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合作社从亲缘网络中获取的资源大多同质且数量有限,难以通过获取能力提升来增强竞争优势。此外,由

表6 Model2的标准化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SE	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P值
亲缘关系嵌入→获取能力→竞争优势R ₁	0.050	0.035	-0.007	0.132	0.076
亲缘关系嵌入→整合能力→竞争优势R ₂	0.054	0.030	0.005	0.128	0.032
亲缘关系嵌入→学习能力→竞争优势R ₃	0.074	0.042	-0.010	0.159	0.070
亲缘关系嵌入→创新能力→竞争优势R ₄	0.053	0.028	0.009	0.127	0.021

注:SE为标准误,下同。

于社员间的思维方式与生产习惯较为相似,这使得合作社在熟人关系网络中难以产生良好的学习效应以增强竞争优势。

从业缘关系嵌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看(表7), R_1 和 R_3 两条路径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获取与学习能力均在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存在中介效应,即业缘关系嵌入可以通过获取能力和学习能力来提升合作社竞争优势,假说 H_{3a} 和 H_{3c} 得到验证。合作社与农资供应商、产品收购商、政府等开展广泛的市场合作与交流互动,有助于建立深入的利益联结关系,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技术、项目和资金支持,提升学习能力和优化合作社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R_2 和 R_4 两条路径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均包含0,表明整合与创新能力在业缘关系嵌入与合作社竞争优势间均不存在中介效应,假说 H_{3b} 和 H_{3d} 未得验证, H_3 得到部分验证,这说明合作社难以通过提升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两种中间渠道来影响竞争优势。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业缘网络的资源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合作社整合这些资源的难度较大且成本较高,难以产生良好的资源整合效应。另一方面,合作社与外部主体合作开展的创新活动通常存在投资大、风险高、预期收益不确定等特点,难以明显改善组织竞争优势。实践中,竞争优势较强的合作社不仅十分重视维系亲缘和业缘关系,更注重利用关系嵌入手段因应构建动态能力。如高州市根子镇国家级示范社BQ合作社理事长所说,“社员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彼此熟悉信任,他们的荔枝种植经验丰富,耕地比较集中,便于合作社整合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来开展生产。平常我们也会坐在一起喝茶聊聊天,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感很强,比较支持引进生产技术、新品种来提高荔枝产量和质量,这有助于合作社提高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但社员难以提供合作社因规模扩大所需的资金、项目和技术支持,只有主动和收购商、同行合作社、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保持好关系,才能获取充沛的资源,发现新机会,学习新知识,这样资源获取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提升了,竞争力肯定强啦”。由此可见,亲缘关系嵌入可通过提升整合和创新能力进而增进竞争优势,业缘关系嵌入可通过提高获取和学习能力以增强竞争优势。

表7 Model3的标准化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SE	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P值
业缘关系嵌入→获取能力→竞争优势 R_1	0.033	0.019	0.002	0.080	0.042
业缘关系嵌入→整合能力→竞争优势 R_2	0.040	0.030	-0.014	0.109	0.146
业缘关系嵌入→学习能力→竞争优势 R_3	0.055	0.026	0.010	0.117	0.014
业缘关系嵌入→创新能力→竞争优势 R_4	0.037	0.025	-0.009	0.090	0.097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采用最大方差法获得4种动态能力的方差贡献率,并以各动态能力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得合作社动态能力水平。其次,使用SPSS宏程序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控制合作社成立年限、组织规模和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考察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调节。

如表8所示,亲缘与业缘关系嵌入均对动态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社竞争优势;在分别以亲缘关系嵌入与业缘关系嵌入为自变量的模型2和模型4中,动态能力均能显著提升竞争优势,且上述两模型中动态能力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两条中介路径均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假说 H_{4a} 和 H_{4b} 得到验证,表明在环境动态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合作社更易通过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来提升动态能力进而增强竞争优势。此外,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支持对合作社动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获得较多政府财政支持的合作社更能提高动态能力。

在环境动态性得分为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这三个水平时,动态能力在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如表9所示。当环境动态性处于低、中、高水平时,动态能力在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分别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

效应均为正,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环境动态性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显著,其效应值随着环境动态性水平增高而逐渐减小,即环境动态性水平越高,亲缘与业缘关系嵌入通过动态能力影响竞争优势的间接作用越弱。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近两年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疫情等影响,农业市场环境日趋动态复杂,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市场竞争激烈,多数合作社因抗风险能力较弱导致收益不佳甚至趋于亏损状态,没有足够盈余来维护亲缘关系和拓展业缘关系,此时通过关系嵌入来提升动态能力以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效果欠佳。

为直观展现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趋势,分别以亲缘关系嵌入与业缘关系嵌入为自变量,进一步绘制简单效应图。结果如图2所示,分别以亲缘关系嵌入与业缘关系嵌入为自变量,随着环境动态性水平的升高,动态能力对竞争优势的正向作用均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效应仍然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表8 环境动态性对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

类别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动态能力	竞争优势	动态能力	竞争优势
亲缘关系嵌入	0.32*** (0.04)	0.24*** (0.06)		
业缘关系嵌入			0.25*** (0.03)	0.20*** (0.44)
动态能力		0.48*** (0.08)		0.46*** (0.08)
环境动态性		0.08 (0.06)		0.12** (0.06)
动态能力×环境动态性		-0.22*** (0.08)		-0.22*** (0.08)
成立年限	0.02 (0.03)	0.00 (0.03)	0.01 (0.03)	-0.00 (0.03)
组织规模	-0.00 (0.03)	0.06 (0.04)	-0.03 (0.03)	0.05 (0.04)
财政支持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截距	-1.34*** (0.18)	2.81*** (0.26)	-0.88*** (0.13)	3.11*** (0.18)
R ²	0.19	0.31	0.20	0.32
F	16.88	17.91	17.32	18.46

表9 不同环境动态性水平时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效应

环境动态性水平	亲缘关系嵌入				业缘关系嵌入			
	中介效应值	Boot标准误	上限	下限	中介效应值	Boot标准误	上限	下限
M-SD	0.20	0.06	0.10	0.32	0.15	0.04	0.07	0.24
M	0.15	0.04	0.07	0.24	0.11	0.03	0.06	0.17
M+SD	0.11	0.04	0.04	0.18	0.08	0.03	0.02	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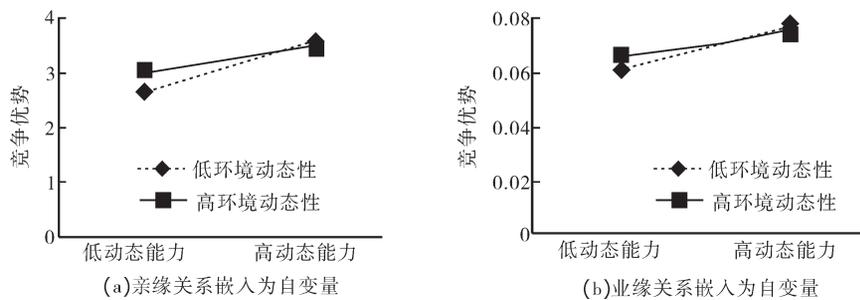


图2 环境动态性对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

本文利用广东省286家合作社实地调查数据,实证探讨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亲缘与业缘关系嵌入对合作社竞争优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业缘关系嵌入的正向作用更强。第二,不同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存在异质性中介作用。其中,亲缘关系嵌入通过提升整合能力及创新能力来增强合作社竞争优势,业缘关系嵌入则通过提升获取能力及学习能力来增强合作社竞争优势。第三,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

争优势、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都受到了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且中介效应均在低环境动态性水平下更显著。

本研究的启示如下:第一,合作社理事长要重视亲缘与业缘关系网络的构建与维护。理事长要积极维系和利用内部的亲缘关系,提升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和信任度,增进社员对于集体目标的理解,塑造合作致富的共同愿景,从而实现合作社持续经营。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合作社理事长应注重在信息、知识、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多个方面与业缘网络主体形成紧密稳固的合作关系,为合作社的竞争力提升和发展壮大争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和优惠政策。第二,合作社应在外部环境较为稳定的情境下,依据关系嵌入情境构建相适应的动态能力,为合作社获取长期竞争优势蓄力。如在构建亲缘关系网络时要重点培育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对内外部资源的配置效率,不断改进或引进农产品品种及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类多样化和品质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进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在建构业缘网络时要重视提升与外部相关主体的关系质量,并通过增进获取能力和学习能力,拓展获取资源、知识与机会的空间,以此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三,政府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培训,提升合作社能力。政府要积极优化市场环境与营商环境,推动收购商、涉农企业、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与合作社开展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增强业缘关系网络。同时,政府在扶持合作社过程中应把握合作社的结社特性,有必要在各类培训中着重提高合作社带头人的专业技能、关系治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促进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王生斌,王保山.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模型与案例检验[J]. 中国农村观察,2021,161(5):92-109.
- [2] 潘劲.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J]. 中国农村观察,2011,102(6):2-11.
- [3]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苑鹏,曹斌,等. 空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原因、负面效应与应对策略[J]. 改革,2019,302(4):39-47.
- [4] 孔祥智.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非议从何而起[J]. 人民论坛,2019,621(4):64-66.
- [5] 万俊毅,曾丽军. 合作社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J]. 中国农村经济,2020,422(2):30-45.
-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和农经司课题组. 推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16(4):3-28.
- [7]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509-533.
- [8] JI C, JIA F, XU X.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sustainability: evidence from four Chinese pig production co-operativ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97(1):1095-1107.
- [9] 李婵娟,左停.“嵌入性”视角下合作社制度生存空间的塑造——以宁夏盐池农民种养殖合作社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3,34(6):30-36, 110.
- [10]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481-510.
- [11] 张琛,孔祥智. 组织嵌入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2019,30(2):64-73.
- [12] 李秋成,张环宙. 亲缘——产业二元网络对内生型乡村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影响[J]. 旅游学刊,2019,34(12):25-35.
- [13] 李旭,李雪. 社会资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影响——基于资源获取中介作用的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9,469(1):125-133.
- [14] GULATI R. Network location and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esourc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on alliance form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5):394-420.
- [15] 郭于华. 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 社会学研究,1994,53(6):49-58.
- [16] 杨宜音. 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J]. 社会学研究,1995,58(5):18-23.
- [17] 张德元,潘纬.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以安徽J县惠民专业合作社为例[J]. 农村经济,2016,399(1):119-125.
- [18] 郑军南. 社会嵌入视角下的合作社发展——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7,454(10):69-77.
- [19]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1997,42(1):35-67.
- [20] 张建雷,席莹.关系嵌入与合约治理——理解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关系的一个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1-9,155.
- [21] 万俊毅,欧晓明.社会嵌入、差序治理与合约稳定——基于东进模式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1,319(7):14-24.
- [22] 罗必良.农地确权、交易含义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科斯定理拓展与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6,383(11):2-16.
- [23] 焦豪,杨季枫,应瑛.动态能力研究述评及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J].管理世界,2021,37(5):191-210,14,22,24.
- [24] LIN Y, WU L Y. Exploring the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firm performance under the resource-based view framework[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3):407-413.
- [25] HERNÁNDEZ-LINARES R, KELLERMANNNS F W, LÓPEZ-FERNÁNDEZ M C.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M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21, 59(1):162-195.
- [26] WANG C L, AHMED P K. Dynamic capabilitie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07, 9(1):31-51.
- [27] 张琛,孔祥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演化机制分析——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8,141(3):128-144.
- [28] 席莹,吴春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及其治理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17,452(8):35-44,110-111.
- [29] 吴松强,何春泉,夏管军.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关系嵌入性、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12):28-34.
- [30] 张正岩,王志刚,孙文策,等.何以破解特困地区合作社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社会资本视阈的多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2(11):77-95.
- [31] 罗千峰,罗增海.合作社再组织化的实现路径与增效机制——基于青海省三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2,163(1):91-106.
- [32] 黄祖辉,朋文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技术效率评析及其相关讨论——来自安徽砀山县5镇(乡)果农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6,256(8):4-14.
- [33] 邱泽奇,黄诗曼.熟人社会、外部市场和乡村电商创业的模仿与创新[J].社会学研究,2021,36(4):133-158,228-229.
- [34] 郑阳阳,罗建利,李佳.技术来源、社会嵌入与农业技术推广绩效——基于8家合作社的案例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256(8):141-151.
- [35] 穆娜娜,周振,孔祥智.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交易成本解释——以山东舜耕合作社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1(3):50-60,160-161.
- [36] 马池春,马华.企业主导农民再组织化缘起、过程及其效应——一个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9):39-45.
- [37] 胡新华,黄胜忠.集群网络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能力提升[J].重庆社会科学,2014,237(8):23-31.
- [38] 戈锦文,范明,肖璐.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J].农业技术经济,2016,249(1):118-127.
- [39] 卢启程,梁琳琳,贾非.战略学习如何影响组织创新——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9):109-129.
- [40] COOK M L. The future of U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5, 77(5):1153-1159.
- [41] 刘迪,孙剑,王攀.动态环境下社会资本对农产品电商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20):106-113.
- [42] 刘克春.农业企业与农户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产业化经营的中小农业企业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5,369(9):43-56.
- [43] 解学梅,王宏伟.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一个基于非研发创新的有调节中介模型[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6):13-28.
- [44] 朱秀梅.资源获取、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8,26(3):589-595.
- [45] 彭伟,符正平.联盟网络、资源整合与高科技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2015,28(3):26-37.
- [46] 马鸿佳,董大宝,葛宝山.创业能力、动态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32(3):431-432.
- [47] MONFERRER D, BLES A, RIPOLLÉS M. Born globals through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network market orientation[J]. BRQ business research quarterly, 2015, 18(1):18-36.
- [48] RODRIGO-ALARCÓN J, GARCÍA-VILLAVARDE P M, RUIZ-ORTEGA M J, et al. From social capital to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6(2):195-209.
- [49] 温超,陈彪.创业学习、创业战略与新企业竞争优势[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9):139-152.
- [50] 赵晓煜,刘言哲.适应性组织文化对动态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软科学,2020,34(9):79-84.

Embedded Relationship,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operativ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Sample of 286 Compan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Jia, WAN Junyi, ZENG Lijun

Abstract In a complex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whether a cooperative can maintain its own competitive edge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quality of its embedded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its dynamic capabilities to cope with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286 cooperativ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used as a research sample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among embedded relationship,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cooperat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embedded kinship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cooperatives. Compared with kinship, business relationship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competitive edge. Different dynamic capabilities play a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mbedded relationship and competitive edge. Specifically, kinship improves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cooperatives by improving integration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helps cooperatives g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edge by improving acquisition cap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mbedded relationship and competitive edge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when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is low. Therefore, cooperatives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stable, build dynamic capabilities based on relationship embedding situation, g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edge,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operatives; embedded relationship; dynamic capabilities; competitive edg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责任编辑:金会平)